

缪荃孙致凌霞函札释读

张廷银

国家图书馆藏有题名《二家书札》之手稿粘贴本一册,汇集缪荃孙和陆心源分别致凌霞函札若干通。其中缪荃孙致凌霞函二十二通,主要涉及金石辑录和传拓等,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。

手札收件人凌霞,又名凌瑕,字麈遗,一字子与,号病鹤,晚号疣琴居士,或称乐石野叟,别署二金梅室,归安(今浙江湖州)人。诗人,书画家。有《天隐堂稿》、《三高遗墨楼集》等。

—

麈遗先生著席:

昨由申甫交寄到惠书,快同晤语。承示金石各书,内有急欲观者数种,即恳广觅钞胥付钞为禱。纸工照开,互抵不敷,再寄兴平一卷、扶风二卷、眉县二卷,均张瘦铜坝^①所撰,统名为《张氏吉金贞石录》,即丁同所载之书。黄松石^②先生曾宰两邑,属笔则瘦铜先生。此书校毕,交敝同乡带至沪,交醉六^③转寄,现先将《石鱼文字所见录》^④、《古墨斋跋》^⑤第六卷先钞。河内、高要、赵州、益都、山右均可购求。高丽,刘燕庭^⑥《海东金石苑》有全文,稿本在王莲生^⑦处,弟全从录副,非鲍刻之仅有跋尾者。弟鄂馆亦辞,起

①张坝,字石公,江苏吴县人,尝入毕沅府幕。

②黄松石,未详。

③醉六:即吴申甫(1829-1900),浙江归安人,清末在沪上设书肆,名曰醉六堂。

④《石鱼文字所见录》,即《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》,(清)姚觐元撰。

⑤《古墨斋跋》:即《古墨斋金石文跋》,(清)赵绍祖撰。

⑥刘燕庭,即刘喜海(1793-1853),字吉甫,号燕庭、燕庭主人,山东诸城人。嗜金石之学,善鉴赏,工诗文。所编《海东金石苑》,专著录朝鲜古代碑刻资料。

⑦王莲生,即王懿荣(1845-1900)字正儒,一字廉生,山东福山(今属烟台市)人。光绪二十年(1894)升迁侍读并入值南书房。曾三任翰林院庶常馆教习,三为国学监祭酒。光绪二十五年第一个发现甲骨。著有《汉石存目》、《南北朝存石目》、《天壤阁杂记》、《翠墨园语》等。

复在明正,不出京矣。寓所仍在绳匠胡同,通信亦便,此请著安不一。弟制缪荃孙顿首,九月四日。

再者,此次代钞《吉金贞石》,采用弟格纸,以后当用重毛太纸照行款钞。姚文僖《说文考异》^①不识底本在何处?伯赓^②自著书亦不知何名?姚彦公乔梓^③继逝,伯赓之子不肖,所著无从问讯。静山^④已赴湖北矣。

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光绪十九年记:“正月服阙,起复到衙门。”则本函作于光绪十八年之九月四日。

张埏《吉金贞石录》,缪荃孙《艺风藏书记》有介绍,且过录张埏自序以述其辑录之缘由及体例,并及毕沅嘱张埏重辑兴平、扶风、郿三县金石^⑤。而据林钧《石庐金石书志》卷六记载,此书“经艺风先生以蓝墨校过,抄缮极精,版心有‘云自在龕’四字。”^⑥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壬辰年六月二日、十一日、七月四日、八月二十六日、二十七日、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、九月一日均有校此书之记载。

关于《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》之编纂过程,《艺风藏书记》记曰:“光绪乙亥冬,荃孙由成都赴礼部试。过重庆川东道,归安姚彦侍觐元谓余曰:‘今冬水涸,涪州石鱼见矣。’翌日携拓工抵涪,掉小舟到石鱼,盘旋沙石间,得北宋题名二十二段,南宋六十四段,元五段,犹以未得唐广德题名为憾。拓成,工人携归渝而余遂东下矣。次年观察与海宁钱铁江大令保塘订成书,邮寄校正,遂留余篋。今两公早归道山,展阅之下,不胜怅惘。”^⑦而林钧《石庐金石书志》卷三亦记载该书,并云:“后有钱铁江、缪荃孙两跋。……姚君以石本寄钱君考证,合撰是编。荃孙先生得此录,复依拓本对校……。”^⑧该本现存国家图书馆,钤“云轮阁”、“荃孙”朱方印,页眉处有缪荃孙墨笔批注,标出每块题名石刻之高宽尺寸。

①姚文僖,即姚文田(1758-1827),字秋农,号海漪,浙江省归安(今湖州市)人,卒谥文僖。与严可均同撰《说文考异》三十卷。

②伯赓:即郑知同(1831-1890),字伯更,一作伯赓。贵州遵义人。郑珍之子。曾入张之洞幕府,后任广雅书局总纂。著有《说文本经答问》、《说文正异》、《说文商议》等。

③姚彦公乔梓:指姚觐元、姚慰祖父子。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记载:“光绪戊子(1888)姚觐元印《北堂书钞》七十餘卷,功未竟而觐元歿,板遂散佚。”姚慰祖,字公蓼,室名晋石庵。好藏书,刻有《晋石庵丛书》。

④静山,即屠寄(1856-1921),字敬山,一字景山,号结一宦主人,江苏武进人。光绪十四年(1888),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,任广东舆图局总纂,主修《广东舆地图》,并在广雅书局与缪荃孙等整理《宋会要》稿本。著有《蒙兀儿史记》、《黑龙江舆地图》、《黑龙江舆图说》等。

⑤缪荃孙著,黄明、杨同甫标点:《艺风藏书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358页。

⑥林钧:《石庐金石书志》,台北文史哲出版社,1971年,第420-421页。

⑦《艺风藏书记》,第105页。

⑧林钧:《石庐金石书志》,第345页。

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“史部”，上海图书馆及复旦大学图书馆分别藏有《海东金石苑》稿本一部。其中，上海图书馆所藏八卷八册，每半叶11行，行21字，用印有“东武刘氏味经书屋校钞”、“燕庭定本”字样之稿纸抄写，抄写工整，且无批改痕迹。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八卷六册，用蓝丝格稿纸书写，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二字。版心镌“嘉荫簪写书”；版心下镌“东武刘氏味经书屋藏书”，或“东武刘氏味经书屋校钞书籍”，或“味经书屋鉴藏书籍”。可见其亦为刘氏写本。偶有墨批、朱笔圈点。每卷卷端自下而上钤有“继振”朱文方印、“又云”朱文方印、“杨”朱文圆印。卷中、卷末有“二泉山人”、“又云校本”、“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”等朱文方印。显系杨继振旧物，并经其手校。后归刘承幹嘉业堂，现存复旦大学图书馆。第八卷末有杨继振咸丰十二年（1860）跋语云：“高丽本禹迹旧营州地，自殷箕启封，迄今三千祀，同文共轨，无媿名邦。其间陪臣奉朔来朝，每事搜求，复殷投赠，以故金石墨蛻，不乏流传。乾嘉盛际，翁王诸君间为著录，尚少成书，刘丈燕庭以韦平贤胄，负金石奇情，辑录之勤，远轶疆索。余少日即闻有东国琳琅之茸，时方治举业，虽因事修谒，未暇请观。逮咸丰纪元，侍宦西浙，于张石匏处得此藁。篇帙散乱，时有断阙。既加整比，因思补辑，顾鲸波鳌出，间徂千里。又榷循三尺，不敢外交，何缘旁求，俾就完善？癸秋观海澈川，蒋子生沐赠东碑廿余种，有在此集外者，惜多翦帖，莫由详勘，存泐备志尺寸。后奉讳旋里，辟囂围廌，举先世藏书副业暨碑板未標者约可千三百通，畀置大有庄先祖光禄公所辟约山楼中，取便取携。庚申之变，土寇篡斂，乱定料检，十仅存一。此集卷首并拓本胥于此际失之，致使此书几完复阙，深用慨叹。以曾用心，不忍轻置，裹存篋衍俟后缘。”杨继振（1820—1901），字幼云，号莲公，别署半缘道人，晚年自号又翁，颜其书室为差不贫于古斋。汉军镶黄旗人，官至工部郎中。以收藏空首币和精于鉴赏著称。刘承幹《嘉业堂金石丛书》曾将此书刻入其中，并增加了“补遗”和“附录”，刘承幹序中云其于书估手中得到刘氏初稿本卷二至卷八，有杨继振跋尾；又从厂肆购得该书卷一，上有杨继振朱印。是复旦大学图书馆所存之本即刘承幹从两处书肆所得并予以合并。然杨继振跋及其致鲍康（子年）函中明言首卷已佚，《艺风老人日记》一九一九年三月七日亦记：“醉愚送来《海东金石苑》六册，真首册也。杨幼云未得首册，改八册为七册。”说明送来的本子仅存卷一，而杨继振所有仍是七卷（七册），不知杨继振如何得到卷一，该卷又如何流入书估之手。

函中所云鲍刻，指歙县鲍康观古阁同治至光绪间汇辑之《观古阁丛刻》本，存四卷，卷首一卷，同治12年（1873）刻成。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《海东金石苑》钞本一部1册，起“陈新罗真兴王巡狩碑”，止于“明高丽彰圣寺千照熙真觉国师碑 附大日本国杠乌灵迹建寺之役”。扉页有凌霞手记：“内兄张少兰太史自都中寄赠此册，盖向渠同年鲍印亭借得刻本传抄，并为校正误字，缘鲍处仅存一本，未能乞取，印亭即子年太守子也。光绪八年秋日麈遗手记。”卷末“以上诸碑跋失载”后有潘祖荫跋：“《海东金石苑》，荫从燕庭丈处假得之，

失于咸丰庚申秋八月,曾手录其目及跋语。子年丈与燕庭丈交最深,汇刻其遗书,因取去刻之,古人之谊也。惜不得清爱堂款识一并刻之耳。又燕翁《钱范》稿本目录亦在荫处,非其定本也。同治癸酉十二月吴县潘祖荫跋。”可见,鲍康对于《海东金石苑》一书之流传功莫大焉。
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“史部”“金石类”著录,现有四处分别存有姚文田《说文解字考异》之稿本:国家图书馆两部,上海图书馆一部,浙江图书馆一部,旅顺博物馆一部(残)。其中国家图书馆所存两部之一为15卷28册,每册书衣均题“群书引说文考”,各卷卷端皆作“说文解字”,卷一上则在“说文解字”之旁夹批“考异”。页眉、页脚及行间等处的批改,主要是关于内容的增加或删改。另一部之每卷书衣及卷端均作“说文解字考异”,卷一上、一下、二上、二下之书衣又分别有“乙丑十一月十八日秋农手校讫”、“乙丑十二月初六日秋农校讫”、“乙丑十二月廿八日秋农手校讫”、“丙寅二月初十日秋农手校讫”等题识,并钤有“秋农”、“姚文田”朱印。凡前一部页眉、页脚及行间批注内容,在这一部中皆双行叙入。因此,前一部或为后一部之底稿本,而后一部则是在前一部基础上的誊清本。两部稿本都钤盖了“京师图书馆藏书印”。缪荃孙《云自在堪随笔》卷三“书籍”云:“近见姚文僖文田、严铁桥同撰《群书引说文疏证》稿本,均手稿,加签满纸,其孙彦侍方伯交予审定,前后嘱同事吴枚升写精本,后又嘱郑伯更添甚多。予颇不为然。有引用嘉、道时未出之书,不如用原本。遂未及付梓而方伯没矣。彦侍之孙将家藏书籍售之京师图书馆。手稿一次,清稿二次,清稿皆在焉。书单题曰钞本,不知其高祖手泽也。”^①缪荃孙于京师图书馆监督任上编纂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时,对两部《说文解字考异》均有著录,并加按语追述了他与姚觐元(彦侍)及此书的因缘:“同治壬申荃孙在蜀,彦侍观察招入幕中,出此初稿,嘱为整理,次第交写官另写清本,荃孙写成一分。又嘱遵义郑伯更知同为之。伯更据后出之书增补甚多,彦侍不以为然,伯更辞馆,带书而行,殁于逆旅。彦侍寓苏,至登上海报以觅此书,后彦侍堂弟藏此清稿,函交彦侍,彦侍大喜,将为开雕而病歿,今两稿具在,不胜存没之感云。”缪荃孙《艺风藏书记》卷“《说文解字》三十卷”条亦记载:“姚书徵引甚博,系草稿,涂乙满纸。文孙方伯觐元宝同拱璧。荃孙入川东幕,方伯属荃孙指示写官录出清本,复交遵义郑伯更详校,成书八册,欲刻未果。近年姚氏书尽出,此书亦在内,但注‘钞本’,不知先代著撰矣,可胜慨哉。”

据黄万机《郑珍评传》,郑珍有三个孙子,其一即郑知同长子师惠,另两个名师万、师方^②,但黄著未说明师万、师方是否亦郑知同之子,因而不知缪荃孙函中所云“伯赓之子”,究指哪一个。蒋南华等校注《郑知同楚辞考释手稿》之

①陈秉才、张玉范编: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》(12)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64页。

②黄万机:《郑珍评传》,巴蜀书社,1988年,第201页。

前言云:郑知同之《补姚氏说文考异》20卷和《说文正异》2卷均由张之洞呈献于清内阁书库,现存北京图书馆^①。但查国家图书馆古籍目录,未见此二书,不知蒋南华等人所说何据?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王仁俊《说文考异补》稿本8册,书前有王仁俊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“说文考异补叙例”,其中云:“归安姚文田之《考异》,大旨据唐宋以来引文加以论断,致为精密。顾其书系手稿,未勒定本,南皮尚书张孝达师开府两粤,属遵义郑氏知同重加考辨,续为编纂,草稿初成,未及清缮,其中删并复夺排比前后斯事繁琐,尚俟来者。”“又记”曰:“是书初名《说文解字考异三编》,稿成,就正于南皮师。师命并纂姚郑二稿合为一书,示以宜称《说文考异补》,则名简易举,谨遵题记,其体例一依师命云,丁酉十月朔。”说明王仁俊也曾看到甚至仔细阅读郑知同之作。

二

麀遗先生大人新禧:

客岁寄呈金石两种,均已督入。辰维著述日富,精力日强为颂。弟于岁杪服闋,就近起复,年将半百,重又作翦红刻翠句,当尚能与三五少年争一日之短长哉。拟恭观庆典后,乞祠禄以归,逢春秋佳日,游佳山水,与良朋相晤对,其乐亦何减于金印紫绶、奔走风尘者。先生应亦以为然也。存斋^②以振捐万金交军机处记名,闻春间来候简,此老兴复不浅。武虚谷^③《宝丰金石志》、李南涧^④《历城金石志》两种寄呈,祈督收。申甫今年生意何如,先生亦作沪游否?手笺布臆,敬请著安。诸希朗照百益。弟缪荃孙顿首,元夕。

《古墨斋金石跋》一卷钞校毕,亦附呈。

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光绪十九年(缪荃孙时年五十)记:“正月服闋。起复到衙门。”又陆心源于光绪十八年因捐振而被交军机处记名简放,李鸿章则命其至上海稽察招商局^⑤。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十九年正月十六日记:“发大通凌麀遗

①蒋南华、黄万机、罗书勤校注:《郑知同楚辞考释手稿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3年,“前言”第3页。

②存斋,指陆心源(1834-1894),字刚甫,号存斋,晚号潜园老人,归安(今湖州市)人。清咸丰九年(1859)乡试中举,按例以知府分发广东。同治四年(1865),任广东南韶兵备道,六年调高廉道。十一年,任福建盐运使,总办税厘通商善后诸局并海防事宜。后因事被罢职。又经山东巡抚张曜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保奏,恢复原职。

③武虚谷,指武亿(1745-1799),字虚谷,一字小石,号半山山人,河南偃师人。乾隆三十五年举于乡,游学京师,四十五年成进士。后知山东博山县,在官七月,以忤权贵罢。著有《授堂文钞》、《偃师金石记》、《安阳县金石录》等。

④李南涧,指李文藻(1730-1778),字素伯,一字畹菑,晚又号南涧,山东益都(今青州)人。乾隆二十六年(1761)进士,曾任广东恩平县、潮阳县知县,官至广西桂林府同知。

⑤徐桢基:《藏书家陆心源》,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2007年,第9页。

信,寄历城、宝丰金石志,均托严隽云带。”则本函写于光绪十六年正月元夕,发于十六日。李文藻《历城金石志》或作《历城金石考》,据林钧《石庐金石书志》卷一所记,此书曾经缪荃孙校过^①。则函中所云“寄呈”,或为其已经校过之本。

三(图见封二)

麀遗先生大人阁下:

客冬奉到手书并《溪南词》^②一叠,未能即覆,歉仄之至。辰维履蹈百福,著述千秋为颂。弟京师伏处,珞珞如恒。为钞得《金石补正》^③二册、《括苍续志》四卷,购得《益都金石记》^④一部,乞督收。《天下金石志》^⑤乞代录为感。舍亲仰承嘘植,得一吉差,感谢无既。硕卿仍在上洋。申甫讼事尚未断结,受累无穷。闻近时亦罕见秘笈,太平府学金石春间能拓致否?公暇尚望时通消息为幸。此上,敬请著安不一。愚弟缪荃孙顿首。

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二十年三月四日记:“发吴申甫信、章硕卿信、凌麀遗信,寄《益都金石记》、方彦闻《金石补正》、《括苍金石续志》。”则本函当作于是年三月四日后不久。光绪十九年十月廿七日又记:“发芜湖凌麀遗信,寄《诸城金石记》廿四,所发乃误包《溪南词》与之。”大约是缪荃孙误将《溪南词》寄往凌霞后,凌霞又将其回寄缪荃孙,故缪荃孙函中有“客冬奉到手书并《溪南词》一叠”之说。

国家图书馆藏有《天下金石志》钞本两部,其一为吴氏陶嘉书屋钞本,上钤“海丰吴氏藏书”、“诵孙校定”朱文长方印,证明为吴式芬钞校,并有吴式芬跋曰:“道光甲辰九月入都,从同年丁真甫翰读借得此书,携至粤西,付钞胥录一通,仍将原书寄归真甫。乙巳十一月廿三日吴式芬记于桂林臬署有孚堂。书中讹误尚多,得暇应细勘。”另一部为朱锡庚所藏,钤有“大兴朱氏竹君藏书”方印。扉页处有朱锡庚跋语:“是书为宛平于奕正编,其自序作于崇祯壬申七月,后遭乱失板,其子藻重梓于吴门。见别本古农杨补跋语,称于为司直,殆明时官御史,又有金铉序及刘侗略述,是本皆未及载,然其字画工楷,类欧褚体,盖刻本未流通时所抄录也。嘉庆辛酉八月廿一日锡庚识。”

四

麀遗先生大人阁下:

奉到两函并《天下金石志》钞本,藉谂起居顺适,著述宏富为颂。弟跼

①林钧:《石庐金石书志》,第194页。

②《溪南词》,(清)黄永撰。

③《金石补正》,(清)方履铉(字彦闻)撰。

④《益都金石记》,(清)段松苓撰。

⑤《天下金石志》十六卷,(明)于奕正撰。

伏鄂垣，如恒珞珞。廿日不雨，盾威可畏，久未作答，职是之故。此间初来，人情不熟，三月付钞《古泉山馆金石跋》^①，久而不来，询之经手者，则云赴黄州小试，直至月底始将木索回，并未录副，其可恶如此。现只得招两人在寓抄书，不日付彼，便易完矣。《海东金石苑》，弟所藏者为张松坪^②所刻之前四卷，后六卷底本为王廉生所得。本拟借钞补足，廉生前借刻本去，两年不还，均是全文影摹，与《三巴汉石志》^③相类。张刻系光绪三年，贵省尚可寻觅否？现只有叶东卿《高丽碑录》^④，亦是全文无考据、无行款，与《江左石刻文编》^⑤仿佛。兄欲钞否？前与刘书相校，互有出入。钞资兄处有帐否？弟已不甚记忆，统俟面谈。弟在此间日有排纂之事，写官又不得力，故尔迟迟。长江带水，寄银、寄书均便，不似北方费事，决不为此。重黎^⑥公事棘手，刻书之兴何如，秋凉即下驶，把晤匪遥，诸可领教，由芜到宁坐江船须几日，顺道一游采石何如，尚希告我，回江约两月，住先芜湖则游采石，后芜湖则游九华，先后不能预定，看眷属同行不同行，必先到家矣。手笺奉复，敬请著安，诸希朗鉴不一。小弟缪荃孙顿首，十九日。

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廿一年（1895）记：九月十一日“到新关银号晤凌麈遗，送《七家词》、新钞《山西金石目》、《古泉山馆金石跋》”，《艺风老人年谱》亦记光绪廿一年“九月到芜湖，袁爽秋同年招游赭山”，对照函中所云不日将可抄完《古泉山馆金石跋》及秋凉即下驶把晤袁昶，则本函当作于是年九月前之某月十九日。又函中称“三月底始将木索回”，则或当在四月十九日。

缪荃孙在第一函中曾云欲从王懿荣处假《海东金石苑》之底本而录副全文，本函则称其原有之刻本四卷反被王懿荣借而不归，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抄录的进度和心情，因而可以肯定此时尚未钞竣，甚至未曾动工。查国家图书馆网上古籍书目，张德容曾于光绪七年（1881）在其二铭草堂刻印了《海东金石苑》四卷、卷首一卷，缪荃孙此处记为光绪三年，恐有误。

关于《江左石刻文编》，章钰尝于“戊申冬月，于缪艺风先生见钞本，即借

①《古泉山馆金石跋》，即《古泉山馆石刻跋》，（清）瞿中溶撰。缪荃孙《艺风藏书记》对此书有记载（第354页）。

②张松坪即张德容，字松坪，浙江西安人。咸丰癸丑进士。九年八月由刑部主事入直，同治间官岳州知府，光绪五年（1879）再任。著有《二铭草堂金石聚》十六卷，收录秦汉至隋唐五代，以及南诏大理西夏朝鲜金石。

③《三巴汉石苑》，即《三巴金石苑》，（清）刘喜海撰。

④叶东卿，即叶志诜（1779—1863），字东卿，湖北汉阳人。《艺风藏书记》云：“高丽碑全文四册。亦志诜手稿。自唐至明，得五十八种。与《海东金石苑》互有详略。”（第106页）

⑤《江左石刻文编》，（清）韩崇撰。

⑥重黎，即袁昶（1846—1900），字重黎，号爽秋，浙江桐庐人。光绪二年（1876）进士，历官至太常寺卿、总理事务衙门大臣。谥忠节。有《浙西村人集》。

归迻写一通。自序云釐为十卷,钞本实不分卷。一仍其旧”^①。则此书原本分为十卷,缪荃孙抄录时不分卷。章钰仍其旧亦未分卷。章钰算鹤量鲸室钞本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五

麀遗先生大人阁下:

道出鸠江,幸聆雅教,又承招饮,感谢奚如。辰维道履绥和,撰著宏富为颂。弟在里门,勾留月馀,金陵亦廿月以外,至前月杪始回鄂省。课卷校件堆积如山,未知何时方能清理。香帅^②命明岁主讲钟山,约正月底东下,相距较近,得暇同作采石游也。新得《彭子大文集》^③并《高要金石略》,乞晒存。恳代钞《泰岱金石》^④、《台州金石》^⑤,均望钞成。弟又得冯晏海《崇川金石》^⑥,亦稿本也。沈约斋^⑦先生想已归里。第一函并一帙乞代寄。爽秋观督一缄亦恳转交,琐渎不安之至。此上即请道安百益。弟缪荃孙顿首。十二月二日。

《艺风老人日记》记,光绪廿一年十二月五日“发芜湖凌麀遗信,寄《彭子大集》、袁爽秋信,又沈约斋信”,函中提及寄赠凌霞《彭子大文集》并请凌霞代寄沈约斋函、转交袁昶缄,则本函当作于是年十二月二日,寄送时已到五日。又函中云香帅命明岁主讲钟山,此与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光绪廿一年记“张文襄师订明年钟山书院之约”亦合。

六

麀遗先生大人阁下:

昨奉环云并寄东碑一包,谢谢。内有“鸳鸯碑”^⑧一套,孝堂山汉

①顾廷龙编:《章氏四当斋藏书目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7年,第198页。

②香帅,即张之洞,字香涛。

③彭泰来(1790-1867),字子大,广东高要人。嘉庆十八年(1813)拔贡。进士落第,选为教谕。不久罢归,居家以文字自娱。著有《诗义堂后集》、《昨梦斋文集》、《高要金石略》、《读史仇笔》,又辑录《端人集》。

④《泰岱金石》,即《泰山石刻记》,(清)孙星衍撰。

⑤《台州金石》,即《台州金石记》或《台州金石录》,(清)黄瑞撰。

⑥冯晏海,即冯云鹏,字晏海,江苏通州人。《艺风藏书记》云:“崇川金石志一卷。通州冯云鹏撰。稿本。云鹏字晏海,有《金石索》十二卷,讹误满纸。此书专收通州金石,详载全文,考订可观。吾友徐积馀游狼山,复拓到元丰题字两段,可见搜访亦未尽也。”(第105页)

⑦沈约斋,即沈祥龙,字约斋,娄县(今上海松江)人。优贡生。善隶书。

⑧鸳鸯碑:即“正泰山鸳鸯碑”,立于唐显庆六年(661),为李唐及武周七帝(唐高宗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、代宗、德宗及周武则天)遣使诣岱建醮的纪事碑。

画^①、肥城数石亦可收。弟与友人搜拓金陵旧刻，为严子进^②所未收者，约有六七十通。临桂况夔生^③为金陵石刻补记，甚有致也。自到馆后阅卷一次，公事甚简，私事甚忙，终日伏案，不甚见功。晚间睡魔缠绕，甫及三更，万不能做事，甚矣衰也。内子回苏州，弟亦不能脱身，惟盼阁下来宁，庶慰饥渴。约翁^④允捐相府金石，已得几许，所藏北碑较多，此次一包，只肥城两碑，不记有无，须查新目，余则均有。南碑则少极，江苏碑尤少，可见苏人无好此事者，故拓本罕见如此。弟正月间脑后忽起一块，色微红，肉坚硬，不知痛痒，服小金丹阳和汤均无效，汉口王济人照湿痰凝注法治之（乞转询莲翁治法是否），后遂稍松，渐小渐软，皮亦起皱，然尚未消尽，忌发物，甚苦，亦须消尽开忌，方能出门。抄件容觅写官。又摸一处生地方，诸事不便，此则闷气。肃泐敬请升安。弟缪荃孙顿首。

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廿二年（1896）三月五日记：“接芜湖凌麈遗信，寄碑一包。”若函中所云“昨奉环云并寄东碑一包”即指此事，则本函当作于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六日。又函中一则云与友人搜拓金陵旧刻，再则云“自到馆后阅卷一次”，可知此函亦当作于光绪二十二年主持钟山书院之时。

缪荃孙撰有《江苏金石记》二十八卷，稿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^⑤。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严观《江宁金石记》八卷《待访目》二卷，钐“班书阁”、“荃孙”、“云轮阁”诸印，并有缪荃孙朱笔校点^⑥，如卷八诗词《次韵和正仲游华藏此君亭一首》之“邂逅相遇三诗翁”，缪荃孙批曰：“‘迢’应是‘逅’误，元误”^⑦。可见缪荃孙在撰写《江苏金石记》时曾经非常认真地参阅了相关的著作。

七

麈遗先生著席：

两奉手书并《山右金石记》^⑧，又领唐志四种，谢谢。敬维福躬康健，履祉咸宜为颂。弟书院索居，应酬绝少，出游之说已成虚愿，大为顾石公^⑨所

①孝堂山汉画：位于今山东省长清县孝里铺孝堂山上，是墓前石祠内壁上所刻的画像。孝堂山石祠为一单檐悬山顶面阔两间的结构形式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。

②严子进：即严观，撰有《江宁金石记》。

③况夔生，即况周颐。

④约翁，即沈祥龙。

⑤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1477页。

⑥《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32页。

⑦转引自杨洪升：《缪荃孙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432页。

⑧《山右金石记》，即《山右金石录》，（清）夏宝晋撰。

⑨顾石公，即顾云。

笑。季直^①已旋通州，天热水大，秋以为期而已。刘氏^②《陕西得碑记》二册，《崇川金石记》一册，均托程舍亲带呈督入是幸。再者，程君仁庵宝炎，婺源人，寄籍苏州，家道殷实，其为人也慷慨仗义，干练有为，现来芜湖创办打米机器局，在观察处具稟自集资本造厂，开设不须请领公款，如本地有愿入股者，亦不阻止，惟求立案，转详给示札，委允其专利若干年，以为鼓舞商务地步，并求兼派一差，不拘薪水，只要稍有局面，庶于地方办事可以顺手。观察处及顾石弟均专函重托一切，敬求吹嘘，推爱照拂，感同身受。至请设埠团局以清匪类，原为地方有益起见，好在毋容上筹经费，第求赐一公事，飭县出示，想可允行，惟应否在道署或县署进稟程君面商，尚希代为酌夺，鼎力成全，不胜盼祷。专此布达，餘容续述。祇请筹安百益。小弟缪荃孙顿首。

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四月廿四日记：“接凌麈遗信，寄回《山右金石记》。”则本函当作于该日之后不久。函中所云“出游之说已成虚愿，大为顾石公所笑”，亦与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光绪二十二年“金陵旧雨如秦伯虞同年、邓熙之明经、名士如顾石公训导、甘建侯孝廉、傅荅生观察有文酒流连之乐”等语相合。

凌霞《天隐堂文录》有《重刊山右金石录叙》，称此书曾为石子韩所刊，凌霞对所刊样书予以校讹订正。

八

麈遗先生大人阁下：

昨得兄书并重黎书洋五十翼，藉谗气体大愈，慰甚。《泰山石刻记》^③，迟迟不妨。《台州金石记》尚恳续付写官为祷。弟所得江宁石刻，府志所存，已拓不全，摄山题名近卅种。新在句容塔上得《金刚经》、《千佛》、《名经》三种（另有造经记两石），绍圣三年写，极精，共六十一张，前人并未见，并目亦不存。即日亲往茅峰一行，打碑人聂姓，甚可爱，南中之李云从也。茅峰回，拟由铜井到太平府，游采石，不知礼房先生准他人拓否？闻方堃吾太守（连轸）^④已到任，此京中旧游或借官势以行之。游山访碑，均极雅事，然不借官势，往往有不能畅者，殊属可哂。如游采石，当函告兄能扁

①季直：张謇字季直。

②刘氏，即刘燕庭。他在陕西作官期间，获得关中所出的周代铜器、秦诏版、汉封泥、唐善业泥等物，其中有些为前人所未见。

③《泰山石刻记》，（清）孙星衍撰。《艺风藏书记》云：“泰山石刻记一卷。……此目存佚均采，编辑在《山左金石志》之前。”（第359页）

④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所藏《知照军机处为遵议前安徽安庆府方连轸开复原官擢》，方连轸曾官安庆知府，其他情节不详。

舟东下一叙否,总在十日后矣。手笺布臆,敬候起居不戢。弟缪荃孙顿首。
初六日

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光绪二十二年记:是年夏间“访得江宁聂名山,善访碑,叶鞠裳《语石》与李云从并称‘南聂北李’者也。”则本函当作于是年。

九(图见封二)

麀遗仁兄大人阁下:

昨奉手书,藉悉重到鸠江蝉联旧馆,驾轻就熟,举措自如,甚慰远念。弟七月廿八日到沪,兄已回扬。夔生京华旧雨,深于词学,近有志金石,其进甚锐,惟连弃两妻,惑于嬖妾,同人均不愿与之往来。自到扬州,未通书札,职是之故。陆蔚庭^①《龙门造象》只卅余叶,补其尊人《萃编补正》所无者,不甚全,当即为兄录副。仲饴粮储^②之《搆古录》埃晤面即索之。石刻目录弟早补完,尚未授梓。粮储因米价日昂,今年赔垫过多,不甚高兴,诸事濡滞。手笺布臆,敬请著安百益弟缪荃孙顿首。

钟山题名尚有存者,寻出即寄。

据马兴荣《况周颐年谱》^③、孙维城《晚清词人况周颐年谱》、秦玮鸿《况周颐家世生平考》^④、郑炜明《况周颐先生年谱稿》等,况周颐于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之暮春、暮秋两次游扬州,是年年底则举家迁居扬州。则本函当作于光绪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。况周颐曾先后娶赵氏、周氏为妻,但到光绪十年,两夫人皆先后亡故,1890年继纳苏州桐娟寻亦亡去,于1892年春再纳卜媵为妇。此即函中所称“连弃两妻,惑于嬖妾”之事。

林钧《石庐金石书志》卷七曾记载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目》云:“是本经缪氏艺风批校。”^⑤是缪荃孙为凌霞录副该书时,同时也做了必有的校改,体现了校勘学家与抄书家之不同。

①陆蔚庭,即陆蔚亭,字继辉,陆增祥之子。同治十年进士,任编修官及河南汝宁府知府。著有《金石粹编补正续编》六十四卷、《龙门山造象释文》一卷。

②仲饴粮储,与后函中之“吴督粮”、“吴粮储”,皆指吴重熹,因其曾任江南江安粮道。吴重熹(1838-1918),字仲饴。同治元年(1862)中举,例授工部郎中,升任河南陈州知府,后又转任开封知府、江南江安粮道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)后历任福建按察使,江宁、直隶布政使,护理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,江西巡抚,邮传部侍郎等职。

③《楚雄师专学报》1999年第4期。

④《河池学院学报》2005年第1期。

⑤林钧《石庐金石书志》,第517页。

十

麀遗先生大人著席：

昨奉手书，敬悉近况。比维佳想安善，至为颂祝。《台州金石志》钞成，心感之至。《陕西得碑记》、《崇川金石志》去岁收到，愧未奉复，疏忽之至。今夏始觅得钞胥三人，字迹既佳，脾气亦合，现在入场应试，场后即交《宝鸡金石记》^①与之，余陆续付与。拙著《常州金石记》实系乱稿排理，竣鄂志告成，拟以一月成之，当携原稿呈政。弟竣同人场后赴浙一行，随即到鄂。道出鸠江，再图晤教。观音画像，即交殷亦平^②带呈。手笺布覆，敬请台安百益。八月初十日弟缪荃孙顿首

缪荃孙在凌霞所抄赠之《台州金石志》题跋云，其于光绪二十二年得知凌霞有《台州金石志》并应允抄赠（见函十二按语），函中既云“《台州金石志》钞成，心感之至”，则其时必为得知凌霞有书且允以抄赠之后。又据下函所云“《台州金石》如已校好，即望寄弟”，则本函当写于下函时间即光绪廿四年五月之前，姑且定为光绪廿二年或廿三年之八月初十日。

函中所及《崇川金石志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稿本4册，钤“麀嘉馆印”，天头及空白处有多处墨笔添补，宜为作者冯晏海之手迹。

十一

麀遗先生大人阁下：

别来匝月，弥切怀思，辰维顺时纳祐，消夏延釐为颂。弟前月初九自浙省归，课卷堆积，廿餘日方始清理。节关已届，俗务又多矣。重黎升授陕臬，何日起程，先生想未必同去。世兄奋发有为，可以颐养，无杂事分心，读书更多所获也。钞成《畿辅碑目》四卷，乞查收为祷。如重黎交卸，寄函何处，尚希示悉。《台州金石》如已校好，即望寄弟。钞资太巨，可缴价也。此上敬请著安。弟缪荃孙顿首。

函中称“重黎升授陕臬”，据有关记载，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四月，袁昶被授陕西按察使，但实际并未到任。故可确定此函作于是年。函中所云“重黎交卸”，指其卸任徽宁池太广道，预备赴任陕西按察使。据《艺风老人年谱》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，缪荃孙偕顾石公、傅苕生赴杭州游西湖，函中所云“前月初九自浙省归”若指此事，则本函当作于是年五月。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廿四年五月八日记：“翠峰来，交凌麀遗信及《畿辅碑目》。”似亦可证成此推断。

③《宝鸡金石记》，即《宝鸡金石志》，（清）邓梦琴撰，清凌氏癖好堂抄本。

④殷亦平：《艺风老人日记》中多次提到此人，但其生平事迹未详。

麀遗先生著席：

昨奉环云，并承赐《台州金石志》一部，感谢感谢。篆隶精致尤为可宝。百朋之赐，无以加兹。《龙门造象》释文六十餘页，约廿外可得。高丽金石全文字数较多，须明春再寄。此种为叶东乡稿本，有两稿者，订入数页以志旧迹（弟亦跋尾）。吴督粮因今冬米贵，例假止準每石壹两玖钱，亏短甚钜，无以理料金石，《金文》板片据云尚在河南。然其夫人因风瘫在河南，住公馆，留一子在彼侍奉，非遽言也。分省金石亦未刻，昨忽交刻《王西樵词》，即李儒茂^①领刻也。手笺布臆，敬请朗鉴不一。弟缪荃孙顿首

函中提及吴重熹交刻《王西樵词》事，缪荃孙《石莲庵刻山左人词序》称王西樵词刻于光绪二十四年，则本函应写于是年。

《艺风藏书记》收录有“台州金石志十三卷阙访二卷”，缪荃孙题曰：“临海黄瑞子珍撰辑，十八卷，黄岩王菜子庄重订为十三卷。书未刻，乌程凌霞子与录副见贻。篆隶均子与手摹，良友多情，助予不备，良可感也。”^②天津图书馆藏有此书，上有缪荃孙手校，又有手跋云：“光绪壬午，予供职京师，从弟柚岑自浙江来言，临海黄子珍撰《台州金石记》已有成书，曾托杨定甫同年往访，未能得。前年闻归安凌麀遗有此书，允录副见饷。今秋由芜湖寄到，凡六册，共十三卷，阙访两卷，字画工整，校核精详，篆隶均麀遗手摹，尤为可宝，良友雅意，锡比百朋，又惜柚岑之不及见也。戊戌年甲子月壬申日缪荃孙跋。”凌霞亦跋曰：“《台州金石录》为临海黄子珍茂才于修志之暇纂为此书，皆录全文并摹碑所援，附阙访二卷，都为二十卷，未及梓行而子珍遽下世。霞癖嗜著录金石之书，亟思假钞，无稿，乃求之台郡友人，不可得，复求之吾乡之宦于台地者而仍不能得，嗣有子珍同郡张子远大令将赴山左，道出沪上，愚于逆旅，因询是书，则与子珍为旧丙详悉藏稿之处，许为作缘代钞，然迟之又久而始寄到，盖前后几六七年矣，得之之难如此。全书本有甄录五卷，惜已割去，仅存十五卷。今彼珊太史为并世金石家巨擘，辱在同好，每以所藏各书彼此互钞以为快。霞获是书不敢自秘，特录副本寄赠，俾天壤间多存一本，或不致终于湮没焉。爰识其缘起如此。光绪戊戌冬十二月归安凌霞。”

《艺风藏书续记》曰：“《龙门山造象释文》一卷。传钞稿本。太仓陆继辉撰。继辉号蔚庭，同治辛未进士，翰林院编修，官河南汝宁府知府。蔚庭承莘农

①李儒茂（1855-1936）：亦作李儒懋、李如茂、李儒慕。字聘三、席珍，湖北竹溪县人。1877年，随左宗棠军入新疆，后又随福州将军穆图善到宁夏，任巡检。八国联军之役，奉满洲将军增祺命，赴旅顺与俄军提督阿克雪夫谈判，迫使俄军分期撤出东北。1902年，任奉锦山海兵备道。此后，任按察使、黑龙江税课司总办、黑龙江交涉局总办、奉天督军府咨议、黑龙江督军高等顾问等职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入关，滞留北京。

②《艺风藏书记》，第104页。

太夫子之传,考订虽未详悉,而释文颇能精审。此册在京师所释,均出《萃编》之外者。”^①

十三

麀遗先生大人文几:

前奉手书,未即奉复为歉。辰维兴居纳祐,警校益精是颂。弟初八赴沪,与蒯礼卿^②观督延订中西教习,至廿三始回。申甫^③常见,意兴颇觉颓唐,生意亦无振兴气象,时为之也。新刻《常山贞石志》极佳,敬承一部,兄必有原书,储作副本亦可。续志亦刊,未印行。朝鲜碑全文钞成,内夹入原稿重分者。黄荃图景写旧刻书中有重叶,必撤制钞本,亦此意也。“钟山放翁题名”^④亦寻出,统祈晒存。手笺复贺新禧,敬请台安,诸希朗鉴百益。愚弟缪荃孙顿首,二月三日。

李富孙《金石学》兄有此书否?

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庚子(1900)七月八日记:“接吴申甫讣,深为惋惜”,则知本函当作于此日之前。函中询及李氏《金石学》,据下函“前日奉书及承赐《金石学》一册”,则本函与下函时间相近,亦当在光绪二十五年。

沈涛《常山贞石志》先后刻印过两次,一次为道光二十二年(1842),一次为光绪二十年(1894)灵溪精舍刻本。函中所谓“新刻”显然指后者。

十四

麀遗先生大人阁下:

前月奉手书及承赐《金石学》一册,感谢感谢。比维旅祺万福,珍卫咸宜为颂。弟自入伏受凉,寒热往来,饮食减少,已将廿日,每一搦管,心烦意倦,别字联篇。答书稽迟,执此之故。精神颓敝如八十、九十者,其能久乎!仲翔^⑤之歿,真出意外。纯伯^⑥尚在沪否?玉雨堂^⑦、平

①《艺风藏书记》,第363-364页。

②蒯光典(1857-1910),字礼卿,安徽合肥人。光绪九年(1883)进士,授检讨,充会典馆图绘总纂,后聘为两湖书院监督。光绪二十四年,创办江宁高等学堂。光绪三十二年,官淮扬道候补,加按察使衔。光绪三十四年赴欧洲,任留学生监督,岁馀辞职,充京师督学局长。通训诂,精目录学。著有《文学蒙求广义》四卷,《金粟斋遗集》八卷。

③申甫,即吴申甫。

④“钟山放翁题名”,在南京钟山南麓定林寺附近悬岩上。南宋诗人陆游于乾道元年七月和六年七月两次来此。其《入蜀记》云:“予乙酉秋,尝雨中独来游,留字壁间,后人移刻崖石,读之感叹,盖已五、六年矣。”摩崖为宋乾道元年(1165)至六年所刻,有“乾道乙酉七月四日,笠泽陆务观冒大雨独游定林”等字。

⑤仲翔:未详。

⑥纯伯,即陆纯伯,陆树藩,字纯伯,陆心源之子。编有《救济文牒》。

⑦《艺风藏书记》云:“玉雨堂碑目四册。仁和韩泰华手稿。”(第106页)

安馆^①均系稿本,又多,须觅稍通抄手。严铁桥《访碑录》亦系稿本,然止廿一叶,弟当作日课自钞出呈览。大约日写一页,加之作辍,月馀可毕也。手笺布臆,敬请升安,诸希朗鉴不一。愚弟缪荃孙顿首。

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六月廿七日记:“接芜湖凌麈遗信,并《金石学》一册。”^②对照函中所言“前月奉书及承赐《金石学》一册”,则此函当作于是年七月某日。

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严可均尝代孙星衍撰《平津馆金石萃编》二十卷、补编一卷^③。函中所称严铁桥《访碑录》,不知是否即此书。

十五

麈遗先生著席:

《赵州石刻录》^④三册,乞晒存。吴粮储金文云尚有秦汉三卷未摹刻,石目分省缺江西、湖南、北粤、东西、云贵九省,用弟之本补入待访,亦与之辑好,仅湖南尚未就绪,分代止见唐以后,唐前未见(不知有稿与否)。现其眷属均送回海丰,尚未必刻也。弟为刻辛稼轩、周草窗、李姑溪、李清照、王西樵、王渔洋、宋荔赏、曹珂雪八家词,皆东人,约七八月完工。刚相^⑤来查办事件,闽省凜凜,岂人不靖,天亦不雨,均可忧也。手笺敬请台安。诸希朗鉴百益。弟缪荃孙顿首。

石目一纵一横,而非一时所纂,分代博于分省,考订亦精。

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廿五年四月廿八日记:“寄《赵州石刻录》与凌麈遗。”则本函当作于是日。据缪荃孙《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序》,辛稼轩、李清照等八家词刻成于光绪戊戌年(1898),而《清史列传》“刚毅传”记载,刚毅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四月十二日赴江南查办事件,则本函当作于二十五年四五五月间。吴式芬所辑《攷古录金文》共三卷,著录1334件商周铜器的铭文。按器的种类编排,每类又以铭文多少为序。在所录铭文后面附有释文,间有作者考证或采录诸家之说。由其子吴重熹请人校刻,于光绪二十一年(1895)刊行。

①《艺风藏书记》云:“平安馆碑目八册,汉阳叶志诒手稿。版心有‘怡怡草堂钞书’六字。”(第106页)

②《艺风老人日记》(3),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,第1168页。

③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第1438页。

④《赵州石刻录》,(清)陈钟祥撰,蔡寿、查格辑。

⑤刚相:即刚毅(1837-1900),字子良。满洲镶黄旗人。笔帖式出身,累升至刑部郎中。1880年,为广东惠潮嘉道。次年,升江西按察使,后为广东、云南布政使。1885年,为山西巡抚。1888年,调江苏巡抚。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,以附和主战言论,被荐以候补侍郎入值军机大臣。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,力主废黜光绪帝,得到宠信。次年,又至江南,广东等处,以筹饷练兵、清理财政等为名,替清廷大肆搜括财物。八国联军攻陷北京,随慈禧逃往西安,途中,病死干山西侯马镇。

十六

麀遗先生大人阁下：

连奉手书，敬悉壹是。吴粮储所刻金文，系招京中刻手赴汴梁刻成，校者日照丁艮善^①，因其夫人久病回东，既不能到宁，又不便留一子在汴伺候，书板亦留，今其夫人已歿，闻明年全眷到宁，想可全来，再怱愚印行可也。分省石目仍未付刻，陆心麓^②太夫子《金石补正》一百卅卷，蔚庭前辈将调开封，或可刊行。《泉宝所见录》^③刻于南边，京中罕见。厂肆易得，只《古泉汇》^④耳。夔生词学甚深，金石学亦为之甚锐，可惜内行不饬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弟今年为晋抚^⑤校勘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叁拾贰卷，搜罗淹富。刻成时必可奉贻小序先行呈政。《盩山文集》^⑥（此书已交殷委员萃峰^⑦，信先寄）四册纸样一叶希督入，此及，敬请著安百益。

愚弟缪荃孙顿首。

《艺风老人年谱》称：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“山西胡中丞（聘之）寄《山右石刻文编》稿本，囑订定为检拓本，补入一百余种，并加考，成书四十卷”，缪荃孙光绪戊戌又为该书撰写后序，则本函或当作于是年。

胡聘之所辑《山右石刻丛编》稿本三十三册，现藏南京大学图书馆。据武秀成先生告知，该书用印有“山右金石志卷”字样的朱格稿纸抄写，天头处多有批改，又贴签批注，然均非缪荃孙之手迹。不知曾经缪荃孙校勘之本后归何处。

函中所云“吴粮储所刻金文”，指吴重熹主持刻印乃父吴式芬纂辑之《攔古录》。该书曾聘请丁艮善校核，其校核之稿本今藏山东省博物馆^⑧。而许瀚订补、陈介祺批注之残稿本，则庋藏于国家图书馆。

经查，沈魏皆辑编《泉宝所见录》，目前仅见江西新昌（今宜丰）人胡思敬

①丁艮善（1829-1893）原名扬善，字少山。山东日照人。早年师从许瀚，对金石、训诂及诗文声律都有精到的研究，且不囿于前人之见，富有独创性。所校刊的《说文解字》极为精审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的影响。著有《说文部首句读》等十余种。

②陆心麓，即陆增祥（1816-1882），字魁仲，号星农、心麓、莘农。江苏太仓人。道光三十年状元，授编修。历官湖南辰、永道。著有《金石续编》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。

③《泉宝所见录》，（清）沈魏皆辑。

④《古泉汇》，（清）李佐贤编。

⑤晋抚，即胡聘之，字蘄生、岐生。湖北天门人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进士。历官御史、内阁侍读学士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授顺天府尹，次年任山西布政使、护理巡抚。二十一年擢陕西巡抚，寻调山西巡抚，至二十四年。光绪二十五年被革职。

⑥《盩山文集》，即《盩山文录》，（清）顾云撰。

⑦殷萃峰，字家彦其他未详。据《艺风老人日记》，殷家彦当时住在芜湖。

⑧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第1454页。

(1869-1922)在咸丰元年(1851)主持刻印过,且流传较少,故缪荃孙有“京中罕见”之说。

十七

麀遗先生大人阁下:

弟八月入都,十月返书院,两次手书均已拜读。仲怡甫归,竣晤面当索之。闻尚有秦汉三卷未刊,亦拟付削氏。然仲怡作事迟钝,不知何时方成。弟现为胡岐生^①中丞刻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四十卷,明年有科场,亦未必出书,自撰《江苏金石记》,拟成一卷即就正,须并力为之也。此上敬请升安。弟荃孙顿首。

爽秋谈两次,所住即常熟故居。

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光绪二十五年记载:“八月入都送志名引。……十月回江宁。”此正合于函中所称“八月入都,十月返书院”,因此可推知此函作于光绪二十五年。函中所云“明年有科场”,当指光绪二十六年之乡试。按规定,光绪二十七年方有会试科考。

十八

麀遗先生大人著席:

顷奉手书藉悉履祺叶吉,新社迎喜为颂。弟入新年,忙碌异常,几无伏案之暇。《山右石刻文编》^②在金陵付雕已及十四卷,不及三分之一。《常山续志》稿本未成,尚在柯邵忞处,今年方能脱稿。弟之《江苏志》连碑目未写,再等一亲戚来作钞胥,方能动手。吴仲怡所在一部,并非谎言,去岁因粮受累,不想回任,去冬只带一世兄来,现亦随侍苏州,此间无人在此,书板亦未闻来。山东词已刻成,三月将板寄往也。滋帅^③莅任,查局甚认真。而峴帅^④圣眷尚好,恐须回任。手笺敬请著安,诸希朗照百益。弟缪荃孙顿首,

①胡岐生,即胡聘之。

②《山右石刻文编》,即《山右石刻丛编》。

③滋帅,即鹿传霖(1836-1910),字润万,又字滋(芝)轩,号迂叟。直隶(今河北)定兴人。同治元年(1862)进士。历任广西兴安知县、桂林知府、广东惠潮嘉道道员、福建按察使、四川布政使、河南巡抚、陕西巡抚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调任四川总督。二十四年(1898)任广东巡抚,次年调任江苏巡抚,兼署两江总督。二十六年(1900),被授两广总督,旋升军机大臣。二十七年(1901)回京后兼督办政务大臣。宣统嗣立,加太子少保,晋太子太保,历任体仁阁、东阁大学士,兼经筵讲官、德宗实录总纂。谥文端。著有《筹瞻疏稿》等。

④峴帅,即刘坤一(1830-1902),湘军宿将,字峴庄,湖南新宁人。廪生出身,1855年参加湘军楚勇与太平军作战。累擢直隶州知州,赏戴花翎。1862年,升广西布政使。1864年升江西巡抚。1874年,调署两江总督。1875年9月,授两广总督,次年兼南洋通商大臣。1891年任两江总督。1894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。1896年,回任两江总督。卒赠太傅,谥忠诚。

廿六日。

去年《谢城先生诗》收到，谢谢。

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光绪二十五年记：“长木以《山右石刻文编》嘱在江宁刊板。”又鹿传霖于光绪二十五年由广东巡抚调任江苏巡抚，因此，本函当作于是年某月廿六日。函中所云岷帅回任之事，指光绪二十五年六月，刘坤一以病疏请开缺两江总督之职，朝廷特赏休假一个月但未准其开缺。据此，则又可推知本函应写于六月之后。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记：“接芜湖凌麀遗信，寄《汪谢城诗》。”

十九

麀遗先生大人阁下：

四月间弟旋里为亡妇卜葬地，盘旋乡间两月有馀，六月始返书院。阅手书聆悉壹是。逊安^①适有信来，遵嘱将令郎名条交去，未知有用否也。随接申甫归道山，又闻重黎受害之信，悲愤交迫，激而成病，神采已陷，大局不可问，又不即乱。天气转凉，今日稍能握管矣。先畲吾兄，觉有多少事要说，申纸又无一语，头目涔涔然，竣事稍定、神稍安再布。芜湖局面何如，官绅压得住土匪否？此上敬请文安。弟缪荃孙顿首。

据《艺风老人日记》，庚子七月八日“接吴申甫讣，深为惋惜”，七月九日“陈伯雅、褚伯约来，云许竹笈、袁爽秋均为端王所害”，廿五日“天气转凉”，廿六日“发凌麀遗信”，则此函当作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廿六日。缪荃孙与吴申甫、袁昶交情匪浅，因此，吴、袁二人之离世，均使缪荃孙遭受沉重的心理打击。

二十

麀遗先生著席：

顷奉手书，维兴居安吉、著述宏富为颂。仲饴署任苏藩，仓猝成行，未曾把晤。函询其四世兄，据云《攷古录》板仍未到南京，此间仅存一部，无以报命云云，弟亦不意新刻书如此之难也。今年为其刻《山左十二家词》已成，亦不印，宦事太忙，又不交与世兄经理。四世兄能写篆书钟鼎，《攷古录》即其所摹，甚可谈也。大雪严寒，诸祈珍摄。手笺敬请台安，并叩年禧百益。弟缪荃孙顿首，廿五日。

缪荃孙《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序》云：“戊戌之冬，吴粮储仲饴同年属为校刻《山左人词》。先得国初王西樵、阮亭、宋玉叔、曹实庵四家，续于《百家诗

^①逊安，即柯逢时（1845-1912），一作凤逊，字懋修，号巽庵，一作逊庵，别号息园。湖北武昌（今鄂州）人。光绪九年（1883）进士。历官至江西布政使，贵州、广西巡抚，督办两湖盐务。1905年迁户部侍郎，兼湖北商办铁路公司名誉总理。辛亥革命前夕，授浙江巡抚。

选》得杨圣期、唐济武两家。宋词得李端叔、辛弃疾、周公谨、李清照四家，己亥复得国朝赵饴山、田在田两家，庚子又于《六十家词》得柳耆卿、晁无咎、王锡老、侯彦周四家，于《典雅词》得赵渭师一家，共十七家。”己亥年所刻得词集恰为十二家，则此函似当作于光绪二十五年。然函中又有“仲饴署任宁藩”之说，据《清代职官年表》，吴重熹始任江宁布政使在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^①。

据国家图书馆古籍书目数据，《攬古录》已于光绪二十一年刻印。本函及下二函均提及该书之板片事，或许是缪荃孙、凌霞、吴重熹等人欲覆刊此书而始终未果。

二十一

麀遺先生大人閣下：

两奉手书，并承赐唐志五种，感谢感谢。比维道履安善为祝。弟自三月间与蒯观督开办学堂，甚为劳碌。本月朔已开学，诸事就绪，稍可萧闲甄别。弟一歙县汪生，学贯中西，可见中江讲舍^②之受益。闻今年减脩改革，未免可惜。赵州石刻端节可奉上。《常山续志》（未定稿）悉庵携归，尚须交弟勘订，方能付梓。《山右石刻丛编》须胡中丞回任再刻。《攬古录》无消息。粮储因公事难办，寝食俱废，启行在即，其世兄回里葬其夫人，此事尚尔倚阁。李氏《金石学录》^③承代钞，甚感。此上敬请著安百益。弟缪荃孙顿首，初五日。

根据吴重熹任职江安粮道时间，本函应写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之前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“史部”记载，凌霞校核之《金石学录》现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^④。但笔者前往调查，并未见此书，恐著录有误。

二十二

麀遺先生大人閣下：

日昨奉到正月十七日手书，藉谗福躬康复，诸事胜常，慰如所颂。去年为绅富捐、沙田捐等事回敝县两月，腊底始还书院，入春即病，寓中人亦无不病者，而且反反复复，缠绵异常，虽是小病，亦觉讨厌。现已逐渐清楚，如出门应酬，不知还要复感否？纯伯救济会真是好事，即募收字画，亦是我辈所应为者，而众疑群议，殊不可解。弟为经募千金，金陵止三千餘金，甚矣，好事者之不数见也。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刻成廿三卷，待款。《常山贞石续

①《清代职官年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960页。

②中江讲舍，指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两江总督李世杰创办、后经袁昶扩建的中江书院。

③《金石学录》，（清）李遇孙撰。李遇孙为李富孙之弟。

④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第1438页。

志》稿本在京师柯凤荪^①处,不知带出否?《江苏志》亦阁下打碑人远颺,弟又为南皮编辑《国朝纪事本末》,刻无畧。《檐古录》之板载入都门,度置金井胡同宅内,闻房屋为德兵所踞,门窗间壁都供爨下材,此板大约付劫灰矣。廉访止印出五十部,分贻同人,闻之颇为难受,弟劝其覆刻,廉访尚冀或有孑遗,俟回銮后再查方定主意。爽公昭雪,将来建祠赐谥,必在意中。其世兄已刻行述,乞代索一帙,并恳开示其三位世兄之号,拟通一信。爽公诗集已刻,尚有一二年近作,文集未刊,闻未散佚,弟愿为之编次,并可经理刊板,以报故友。俄约未定,人心皇皇,中江何如?手笺,敬请著安,诸希朗鉴百益。小弟缪荃孙顿首,二月十二日。

去冬到申江一行,少一申甫,沪市为之减色,偕葛振卿^②搜访一回,一书未得,可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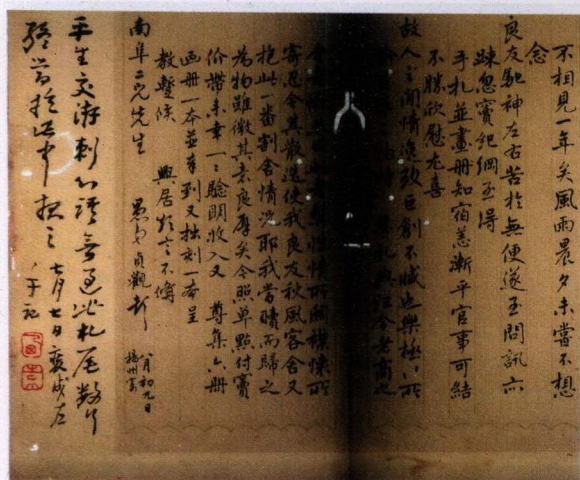
按,西太后于光绪二十七年(1901)十一月廿八日偕光绪帝回到北京,函中既云“俟回銮后再查方定主意”,则当作于此前不久。函中又有“俄约未定,人心皇皇”云云,当指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,中俄双方就交收东三省进行谈判,中国代表杨儒拒绝签订此不平等条约^③。据此,则本函当作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。

作者单位: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

①柯劭忞(1850-1933)字凤荪、凤笙,号蓼园,胶州(今胶县)人。光绪进士。历任翰林院编修、侍讲、京师大学堂监督等职。1914年任清史馆总纂。著有《新元史》、《春秋穀梁传注》、《文献通考注》等。

②葛振卿:一作葛贞卿,即葛宝华(1843-1910),山阴人。光绪九年(1883)进士。历任郎中、内阁侍读学士、太常少卿、左副都御史、兵部左侍郎等职。二十七年,调户部左侍郎,擢工部尚书,又调补刑部尚书,兼署工部尚书。三十二年,预备立宪,任厘定官制大臣,参与编纂官制。三十四年,署法部尚书。宣统元年(1909),补授礼部尚书。卒谥勤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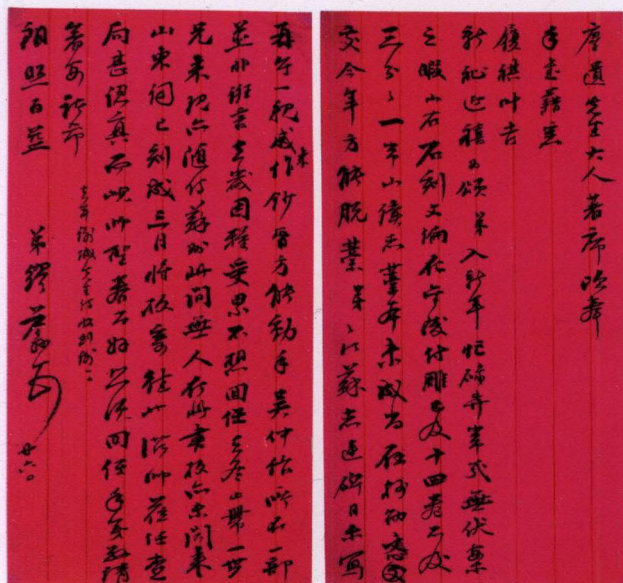
③张习孔、田珏主编:《中国历史大事编年》(5),北京出版社,1987年,第727-728页。



文见第 136 页



文见第 139 页



文见第 145 页



文见第 150 页